

回憶，是我今生最富足的擁有

鄭國珍

病後，我開始清理抽屜，我的、她的、我們共有的，發現到滿坑滿谷的照片氾濫成災。兩個孩子成長過程、每一次出遊歡樂留影……，日積月累，無可避免地讓它一日日壯大起來。抽屜裡，除了甜蜜的收藏，還有回憶的酸楚，裝載著我悲喜交織的一甲子人生。

如果不是五十六歲那年，生命裡突如其來一段驚心動魄的重大轉折——我被宣判得了不治之症，也許來日無多了，我也不會靜下心來，打開一個個裝滿回憶的抽屜，讓過去來到眼前。一度我以為自己一無所有，原來我擁有這麼多。那些曾經快樂過、心傷過、愛過、恨過的日子，鮮明如昨。年輕時和她胼手胝足為家庭打拚，流下的汗水點滴在心，至今未曾乾涸。

老母四十六歲才生下我這個么兒，父母皆目不識丁，原在南投鄉下務農，有天心血來潮便舉家遷往繁華都會求發展。豈知運氣不佳，再怎麼勤奮工作都入不敷出，通往財富的路

上，永遠豎立著「此路不通」的告示牌。我二十歲入伍時，他們已在左鄰右舍欠下一屁股債，無力清償，比我年長許多的兄姐都已各自成家，自顧不暇。我最討厭軍中放假的日子，一間家徒四壁的違章建築，裡裡外外擠滿討債的人，我好想一走了之，但看到年邁多病的父母，終究還是割捨不下。

民國六十三年耶誕前夕，我在軍中百般聊賴，無意間拜讀中華日報副刊登載〈沉默的種子〉一文，作者輕描淡寫與父親之間愛恨交加的矛盾情懷，深深觸動我心。整晚思緒迭飛，覺得自己也像一顆沉默的種子，因從小家境清寒，自卑感作祟，不敢與人接觸，很多話說不出口，對父母埋怨在心，常忿恨不平。身為老么，非但沒有衣食無慮，反而必須承擔所有債務，這怎麼公平？

我讀到其中一段「愛不該是沉默的。被愛和愛人，既然都不是一件害羞的事，為什麼我們不讓彼此知道？」那夜在林口站衛兵，寒風刺骨，我突然大夢初醒，我的父母思想守舊，並非不愛我，只是羞於表達，他們心裡一定也對我感到歉疚，只是無能為力……。我記住了這個作者名字，並把那篇剪報留存，感謝她及時讓我與我的過去和解。

兩年之後，我在茫茫人海中邂逅她，以為是同名同姓，誰知真的是她，剛開始她一口咬定我這樣的搭訕太過老套，經我回家翻箱倒櫃找出剪報，她訕訕的說不出話來，冥冥中

有一條紅線牽繫著我與她，緣定三生，誰也逃不了，交往一年後，她就像元稹的〈遣悲懷〉所云：「謝公最小偏憐女，自嫁黔婁百事乖。」把所愛的琴棋書畫全數拋開，一頭栽進貧賤夫妻的柴米油鹽間。

七十一年十一月，唯一遮風避雨的違建慘遭祝融之災，當時我正失業在家，忽聞屋外一陣慌亂，夾雜淒厲而驚恐的喊聲：「失火了！失火了！」我要老父趕緊把兩個幼兒抱出，自己揹著病中老母火速竄逃，眼看屋樑就要倒下，在最後節骨眼，冒著生命危險，再衝進火場搶救好幾個抽屜的相簿。

傍晚她下班回來，看見灰頭土臉的祖孫，再看看燒得只剩下灰燼的整片違建區，不禁潸然淚下，當我捧著幾抽屜的相片在她眼前，她又破涕為笑：「還是你了解我。」我就知道她從來都不在乎身外之物，錢財失去不足為惜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這些回憶才是最寶貴的資產。當夜，一家六口露宿街頭，鄰居們有人呼天搶地，嚎啕大哭聲不絕於耳，但她始終心平如鏡，怕什麼？人無恙，回憶還在，我們就有東山再起的勇氣。

那陣子居無定所，四處流浪，後來借住親戚家倉庫，那年冬天特別寒冷，北風從關不緊的窗戶縫隙鑽進來，我們凍到頭皮發麻，耶誕夜，她買了棵小樹回來，和孩子一起張燈結綵。我實在不解，這個傻女人腦袋到底裝什麼？難道她不

知道我們已窮到兩袖清風，還有閒情逸緻在別人的倉庫裡風花雪月？

年關將近時，我們又為一樁小事吵到不可開交，兩人負氣跑到一個律師朋友處想辦離婚，正好朋友返鄉小住，事務所暫且關門大吉，我們留張紙條告之來訪未遇，便先行離開，後因俗務纏身，且時日一久，便慢慢淡忘此事，直到朋友來電詢問有何貴幹，我們彼此心照不宣，從此沒有再提及那個敏感的字眼。往後數年，我們的日子儘管拮据窘迫，她也從未有絕塵而去的念頭。

這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，事實證明，巨蟹座的她愛家戀家，十足具備賢妻良母特質，只不過偶爾會抽離現實，作作白日夢，並無傷大雅，對我始終如一，婚姻生活像倒吃甘蔗，漸入佳境，我一直以為我們會互相扶持走到天荒地老，誰知我突然一病不起。

我患的病名是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，俗稱漸凍人。退休後，我迷上攝影，買了單眼相機和長鏡頭準備大顯身手，她是我的專屬老模，卻總怨怪我把她拍得模糊，「大師，焦距都對不準。」她看著電腦畫面嗤之以鼻。我當然反唇相稽她老眼昏花，我明明拿得很穩，按得很用力啊！肌無力的症狀一直到我連碗筷都握不住，才驚覺大事不妙。

看了六家醫院，每位醫師都鐵口直斷對我宣判死刑，我

漸感人生無望，心情盪入谷底，她則從頭到尾慘白著一張臉，珠淚盈盈，惆悵得無以復加，昔日祝融讓我們一夕間一無所有，都沒有擊垮她，我生病了，反而成了她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。而這次，我們已經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。

醫師坦然告之，這種罕病至今無解，病人全身肌肉會日益萎縮，很快便四肢癱瘓、呼吸衰竭，但如果及早使用法國進口特效藥，就可有效減緩疾病惡化速度，否則三年內必蒙主寵召。她聽了點頭如搗蒜，完全不計後果，一心要拖延死神對我的召喚。

我們去醫院探視其他漸凍人，他們一個個動也不動癱在床，像玩一場身不由己的「一二三木頭人」遊戲，時間對他們而言就是凌遲，對病人家屬更是日以繼夜、無止盡的身心煎熬。「即使這樣，妳也要我活著？不後悔？」我問她。她老淚縱橫：「我不管，我只要能看到你就夠了。」

也許是特效藥奏效，或者是她照顧得當，發病第三年我才全癱。因進食困難，做了胃造瘻手術，從此她必須費心把飯菜魚肉搗碎打汁，每兩個半鐘頭為我灌食一次；後來呼吸變得淺促，不得不仰賴呼吸器維生，她也陪著我足不出戶；我雖暴瘦到只剩三十幾公斤，對嬌小的她仍是一大負擔，她得把我抱上抱下梳洗如廁，有時不小心雙雙摔倒在地，弄得我全身疼痛不已，我忍不住對她砲火攻擊，她自己也忍著痛，

卻一再賠不是，我完全忽略了她盈盈淚光中的真心。

之後我常有突發狀況，進出醫院頻仍，她也一樣，動不動就因疲勞過度暈倒。發病四年半，我們申請印傭幫忙照顧，即使如此，她仍堅持三人共處一室，我睡的氣墊床佔據大床三分之二，她便側身蜷縮在侷促的小小空間。夜裡，我一點風吹草動，她總是比沉沉入睡的外傭更具警覺性，馬上起身探詢。自我病後，她從未一覺到天亮，對於我這樣病入膏肓的老伴，真的有必要這麼親力親為嗎？她說她甘之如飴，我雖銘感五內，卻總說不出一句道謝的話。我是顆沉默的種子，她自始至終都知道。

有一次我們獨處，她又無理取鬧，怪我食言而肥：「你答應跟我白頭偕老，怎可說話不算數？」

我戴著呼吸器，不扯開喉嚨大喊，會被面罩阻絕了片言隻語：「我已是花甲老翁，妳若不染髮，也是白髮魔女，怎不算白頭偕老？」一口氣把話說完，我氣喘如牛。這個傻女人，怎麼老是講不通？

「這怎算白頭偕老？」她的眼淚像斷線珍珠，「視未茫茫，齒未動搖，只不過髮蒼而已，我也還沒有到步履蹣跚地步……。」她又強詞奪理，叫我無從辯駁。身染重病非我所願，如果可以，我一定會陪她走到天長地久，無怨無悔。

一段情緣，讓我們相知相守數十年；一場疾病，讓我們

痛心疾首情更堅；這份生命中的殘缺，曾經讓我們愁腸百結，蹙眉千度，而今都已雲淡風清。病後六年，我開始靜下心來，——審視鎖在靈魂深處裡的抽屜，原來我擁有這麼多，我的、她的、我們共有的……。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她也能在裝滿回憶的抽屜裡，尋找我們過往的蛛絲馬跡，夠她回味一輩子了。